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51
17 Nov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那巴哈斯·莫克罗先生 (副主席) (玻利维亚)
嗣后：加巴先生 (主席) (尼日利亚)
嗣后：赫斯特先生 (副主席) (安提瓜和巴布达)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28)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纳瓦哈斯·罗戈罗（玻利维亚）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28（续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4/22和Corr. 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油料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4/44）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A/44/47）
- (d) 秘书长的报告（A/44/533，A/44/555和Corr. 1，A/44/556，A/44/698）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4/709）

默罕穆德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仅代表伊拉克人民和领导向南非的自由战士表示敬意，他们为了把自己国家从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下解放出来而加强了艰苦的斗争。1989年10月29日大约10万南非人在索韦托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南非群众为摆脱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憎恶和非人道制度的努力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南非事件证实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除非通过持续和不断升级的斗争和压力，种族隔离政权绝不会被迫让步；第二，该地区斗争的基本根源是种族隔离政权本身。因此，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改变，而是完全彻底地铲除该政权并建立黑人多数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首先是非洲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也必须取消紧急状态，实现南非黑人大多数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并且承认南非民主运动及其军事领导的合法性。

根据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和冲突的现实，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部非洲地区所取得的一切解决办法以及这些解决办法已经产生并且能够产生的积极成果只会带来好处，无论什么都决不可能取代这个基本解决办法：按照所通过的国际决议最后铲除种族隔离制度。

尽管种族主义政权在节节败退中被迫采取倒行逆施的措施，但南非人民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正在继续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已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南非人民和支持他们的国际社会应当停止施加压力，停止加强斗争。因为放松努力和姑息政策将延长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生命，使比勒陀利亚统治者有机会耍花招，避开南洲人民的成就。

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过去的经历，可以用以说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如何利用弱点和放松努力的机会，并通过这种利用来延长它的存在，甚至抵赖它已作出的虚伪承诺。毫无疑问，南非统治者在其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阴谋诡计中，增加了将进一步加深对该政权不信任的因素。必须增加对该政权施加的压力和进行的斗争，以便使它执行联合国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决议。

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修饰自己的形象，采取了表面措施，作出了虚伪承诺——它会摆脱这种承诺，过去它一直无视这种承诺，它的这些行动表明它将坚持推行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策。

一些国家正在进行有利于该政权的宣传运动，这种运动损害了国际社会为消除种族隔离政权所作的努力。

与南非政权进行合作的最显著例证无疑体现在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的战略关系中。该战略合作主要是以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性质相同为基础的，并反映在违反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敌对行动和扩张主义政策中。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谋杀、迫迁、驱散以及压制最基本的人权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即对正在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英勇的起义采

取灭绝种族的办法，这些必然成为这两个政权相同的种族主义性质的主要证据之一。特拉维夫的统治者为了暗中破坏1986年美国的禁运法，已声称它们正逐渐减少与南非政权的合作。但是，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无法掩盖的事实驳斥了特拉维夫统治者的谎言。这里我们可以指出，1981年10月27日《纽约时报》头版及其第7页所刊登的文章以及1989年11月1日该报第9页的报道都列举了事实，证明这两个政权为制造洲际导弹正不断进行深入合作。

这两个政权在核合作方面的这一新丑闻并不象以色列代表今天上午在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是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美国新闻媒介——电视和报纸——公布的记录在案的事实，我们可以继续通过新闻媒介看到这种事实。这些文件的来源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阿拉伯集团。

美国新闻机构公布的消息清楚地表明，这后面还隐藏着更多东西。以色列代表理应下点功夫答复美国新闻界，而不应当为了伪装人人皆知的事实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攻击。

他还避免谈到与以色列进行核合作的详细情况，包括制造导弹。他提到关于贸易的一些消息，他是这一消息的来源。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合作不仅体现了共同利益，而且表明这两个政权相同的种族主义性质以及激励它们的宗旨。关于犹太教及其价值准则，从特拉维夫统治者的行动中已完全找不到这一哲学的影子。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损害了犹太教及其崇高神圣的价值准则，那就是特拉维夫统治者——而不是别人——的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行为。

这两个政权所作所为的相似有时已达到甚至细节完全相同的程度。毫无疑问，贝特萨胡尔巴勒斯坦村居民的遭遇使世界深感不安和愤怒，这些居民由于拒绝向被占领者纳税，受到了最严重的封锁。占领军猛烈攻击了他们的住房和工厂，并偷走了里面的东西。美国记者布林克利在11月1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描述了贝特萨胡尔居民的遭遇。贝特萨胡尔巴勒斯坦村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手中的

遭遇与恩科库克维尼村在南非手中的遭遇完全相同。 克里斯托弗·雷恩在1989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第6页上报道说，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部队在过去几个星期里猛烈攻击了这个村子，拆毁了几十幢房屋，囚禁了100名村民，包括他们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几十人被杀害和掩埋；1500名村民丢下一切财产逃命而去。

在二十世纪发生在巴勒斯坦村庄 Beit Sahur 和南非的 Nkqokqweni 的事件正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恨的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南非人民所遭受的凶恶的种族主义政策的表现。

伊拉克根据其一贯反对种族主义和侵略的政策，谴责南非政权凶恶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公然践踏一切人类原则，时刻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伊拉克呼吁加紧反对该政权的严格国际措施，直至它被彻底铲除。

伊拉克也支持各项决议，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九次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A/40/551）。 伊拉克将继续完全支持国际决议，特别是联合国的决议；我国同南非政权没有外交、经济、政治或文化关系。 伊拉克全面执行对南非禁运，不向南非提供任何石油或武器。 我国不允许伊拉克船只使用南非港口。 伊拉克还支持在核领域中不与南非合作的所有措施。

伊拉克也曾经并将继续在联合国的努力中尽力合作，结束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关于政府措施，伊拉克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任何政治、文化、体育或商务关系。 在南非没有伊拉克投资，没有任何基金和机构。 伊拉克法律禁止向南非移民，也没有旅游者从伊拉克去南非旅游。 另一方面，伊拉克同非洲前线国家保持正常关系，并在物质、道义和政治援助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伊拉克不承认班图斯坦，在那里也没有投资。

我国支持所有民族解放运动，包括黑人工人争取独立和在南非行使人权斗争的运动。伊拉克没有任何可以阻止我国工会同南非工人合作，反对占领和种族主义政策的障碍。伊拉克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使用雇佣军，认为这些雇佣军是罪犯，应该被绳之以法。

《伊拉克宪法》这一伊拉克最高立法文件第19条第1段中有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规定：

“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分性别、种族、语言或社会出身。”

这一原则自然应当成为一切伊拉克立法的准则。

伊拉克共和国根据本国宪章的原则制订其外交政策，其中包括所有公民平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这一政策性原则反映在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一切外交关系中。因此，伊拉克共和国同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没有任何关系。伊拉克有立法规定赞成国际社会所通过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公约与协定。伊拉克已加入《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伊拉克已批准两项有关人权的公约，以及《关于禁止和惩罚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并已加入《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

我国代表团在这一讲台上高兴地向英雄的南非人民及其民族运动致敬，特别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它们正在为消除种族隔离政权和种族隔离政策而斗争，作为建立一个以自决和通过公开选举实现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民主、非种族主义的社会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重申伊拉克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使南非从可恨的种族隔离政权下解放出来而作出的努力。

我也重申伊拉克支持并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有效地参加支持南非行使自己不可剥夺权利斗争的所有其他国际机构。

根据长期、丰富的经验，伊拉克坚信，侵略的政策是毫无结果的。伊拉克人民为捍卫祖国进行了八年的斗争，不屈不挠，但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最终战胜了侵

略。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也将取得同样的胜利，因为这就是公正与正义，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伊斯特尔格约斯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两天前，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8“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人们迄今所表达的意见已表明整个国际社会对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视。

对于联合国来说，实现种族平等和自由乃是载入《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目标。在南非消除种族歧视仍然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任务。

自9月份以来，南非的局势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继续存在，紧急状态也仍然有效。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南非当局释放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犯，但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还被关压在监狱。取缔南非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也仍然有效。这种局势要求我们采取紧迫措施以便尽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一些人竟然无视世界舆论，仍然让象种族隔离这样非正义的、与我们这个时代隔不入的政策得逞并存在了如此之久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控诉。维护这种令人厌恶的政策也已经是南非之外的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遭受损失。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四十多年来，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确有力地阐述了它的立场。

国际社会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正在出现的新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正在对世界各地的区域性冲突产生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晚上通通解决掉。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南部非洲的发展将有助于创造和平解决该地区冲突的条件，并且在我国代表团以审慎的乐观精神注意到的富有希望的信号之后，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本着这一希望，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载于文件 A / 4 4 / 1 中的报告里所作的评价，他指出在纳米比亚出现的积极的事态转机以及有助于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政治气候也将会推动南非境内的根本性的变革。事情很清楚，对种族隔离采取轻描淡写或温和的态度既不符合南非多数人民的意愿，也不会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意愿。联合国已经指出了南非政府为与多数人的真正代表进行民族对话而创造适宜的气氛所应采取的步骤，其目的是要开始旨在缔造这个国家政治未来的民主进程。我们认为，只有在消灭了种族隔离，取消对反对势力的压迫，并且确保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政治观点同时把黑人多数的利益与白人少数的观点放在同等地位加以考虑的环境的时候，在南非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进程才能开始。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联合国历史中的某些事情。远在 1953 年安全理事会建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种族隔离的信条对于国际和平是极其危险的。该特别委员会建议举行一个有南非各个社会集团参加的圆桌会议将是在那个国家实现和平解决种族局势的最好方法。今天在南非各部分人口的所有真正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需要的。显然，这些谈判将处理有关政治权利的核心问题，而不是探讨如何使种族隔离更加体面。由于对种族隔离不能改良，只有彻底废除。我们相信，某些政府对谈判和调解提供的帮助也将会有助于南非过渡到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和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德克勒克总统令人不可思议地在一年前就曾许愿，他的政府将很快与非洲国民大会和所有其他的南非政治力量举行探索性的会谈。然而人们的这些期望至今并没有满足。实际上，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对他是否能够尽早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一点表示怀疑。然而，让我指出这样一点，我国代表团坚信只有同黑人多数的真正代表进行严肃和负责的谈判才能避免进一步发生流血事件，并且使南非成为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无论其肤色和信仰如何，都有权行使他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下一个月就将召开有关反对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毁灭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将使国际社会得到一次很好的机会来对南部非洲的局势进行审查并对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状况进行深入评价，并由此对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文发言）：又一年已经过去，处在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人口中的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能否认在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其中的某些事件是直接和南非的局势有关的，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则是与这种局势间接有关的。

在国际领域中的许多发展已经呈现出解决地区性问题的趋向。南部非洲也不例外，纳米比亚的选举进程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由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这些新的发展，同时谅解和合作的政策已经占了上风，因此我们不能够再想出任何理由为白人少数政权的永久存在加以开托，因为这种政权无视国际舆论并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四十年的辩论中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而且践踏了南非黑人多数的意愿和利益。

尽管一系列积极的发展可能说明南非的局势有所改进，其中一项是最近举行的选举以及释放某些黑人多数政治领袖——虽然我们还等待着纳尔逊·曼德拉的释放，但我们担心这些发展的目的只是改善表面现象，而不是改变这种局势的本质，而所有这一切只能有助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永远存在，而不是消除这一政权。南非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能够表明它承认这一问题严重性的真正愿望的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能够表明它真正愿意参与同南非黑人多数的代表进行政治谈判的行动。我们一贯并且仍然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罪恶，它是以推动人类寻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的所有准则、概念和理想背道而驰的。

因此这一政权不能改革，而应根除。世界所有国家的一致结论是：必须根除种族隔离。我们没有听到有一个相反的声音，甚至种族隔离政权最坚决的支持者与合作者也不反对这一点。不同意的方面不是种族隔离是否应该根除，而是怎样将这一种族主义制度从世界铲除。在过去四十年中已经尝试了许多办法，曾经有些人主张可以通过采取以建设性方式对付南非的积极办法来克服种族主义，他们希望能够说服种族隔离政权停止其政策和作法。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比勒陀利亚政权利用这一办法加强其种族主义机构，肆无忌惮的采取对待黑人多数的压迫政策和残酷措施，无视提出上述积极办法的人的意图。外国利益集团扶植了种族隔离政权这一点不是秘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通过阻碍安全理事会试图通过直接和明确的决议，以便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某些国家希望继续从种族隔离政权获利，直到它最后灭亡，外国利益集团采取上述作法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狭隘自私的利益。

从这一前题出发，我们再次呼吁这些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并要求它们帮助国际社会一致采取必须的措施，以停止悲剧并中止南非局势的继续恶化。

在此方面，我们欢迎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执行联合国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的后续行动中所通过的行动纲领。我们也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制定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立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我们还欢迎即将召开的，讨论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

许多人的生命已被夺走，成千上万的黑人公民遭受了监禁、酷刑和迫害，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生存权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享受自由的权利。联合国成立的目标就是为了捍卫和保障这一权利。

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以便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如果压迫、不公平和

无视人权的行为继续有增无减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密切相联。种族隔离政权在对待有关这些权利的国际决议和文件方面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这反映了它公然蔑视这些文件，因而也公然蔑视所有国际原则与准则。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没有歧视的社会，一个平等和公正成为生存法则，所有种族可以在安宁与和睦中兴旺发展的社会，才能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最近的势态发展证明，种族隔离政权正在维护其最后的立场。我们相信自由的阳光将很快照耀到长期以来在南非遭受压迫的我们的兄弟。

马尔多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近三十年来，联合国一直为消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而做出有组织的努力，这一政权是建立在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之上的，该政策已经被联合国认为是危害人类罪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非人道的制度在目前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愤慨，因为在目前国际事务中已经出现好转，当在政治中普遍的人类价值正在得到优先考虑的时候，当暴力和压迫被认为是不适合于处理国际事务，正在被从政治手段的武库中消除出去的时候，理智的力量一直在发展壮大。

通过利用新的政治思维，我们已经得以解决一些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走的很近了。目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这清楚地表明，无论何种形式的暴力、恐怖和镇压都不能摧毁或窒息各国人民或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意愿，甚至是最为复杂的冲突和问题能够，也应该利用和平的政治手段，通过谈判得到解决。

这一条完全适用于根除南非种族隔离的问题。种族隔离不能改革而应铲除。这是国际社会的观点包括在正在南非本身日益得到承认的联合国的文件中。一贯被认为是种族隔离的思想方面的堡垒的许多南非民族主

义机构也呼吁根除种族隔离。 曾经倡导在种族歧视的原则上建立一个社会的荷兰新教现在也认识到种族隔离是一个错误，种族歧视是一个罪恶。

南非局势目前的特点是出现了复杂的、杂乱无章的许多相矛盾的因素，例如一方面， 统治集团试图实现政治解决冲突；另一方面又采取寻求继续执行建立在种族压迫基础上的旧政策的行动。

和所有怀有善意的人民一样，我们欢迎南非政府最近决定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任总书记西苏鲁先生以及该组织的一些其他成员和联合民主阵线主席莫佩塔先生。 既然他们释放了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判决的人，我们怎能不欢迎这一决定呢？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够对其他一些情况感到自满：许许多多被拘留的政治犯仍然在南非的监狱中遭受摧残，其中包括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坚定的反种族隔离的战士，他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之一。

尽管面对大规模群众抗议及来自成千个组织和政府方面关于采取仁慈手段的正式呼吁，但紧急状态却仍然得到续延。 尽管大会本届会议发出呼吁，但宣判和执行对那些反对该政权的人的死刑的情况却正在进行。 对国内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力量所实行的警察镇压和讹诈继续存在。 政治难民的数目仍在扩大。 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很多领导人和活动家正在成为恐怖的受害者。 压迫性法律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对传统的民主体制与社会准则的嘲弄。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4/22和Corr. 2）详细地阐述了所有这些情况。

大会可以注意到，比勒陀利亚关于在南非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的大话、“爱好和平的言辞”以及各种许诺，显然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实际步骤不符。 这是令人不安的情况，它迫使善意的人们采取行动，而且不会松懈其反对种族主义及其最丑恶的表现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努力；它还提醒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现象的人保持坚定的立场。 在这方面，我们忧虑地注意到反种族隔离特委会报告中的一段话，该段提到某些国家扩大了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商业与金融联系以及西欧和北美一些银行重新安排南非贷款的情况。

当然，这种行动使那些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人进行的斗争更加艰难。我们认为，现在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更果断地联合行动。我们完全赞成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宣言中对国际社会的呼吁，即这些国家将

“增加、扩大、加强和加紧各种旨在孤立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以及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制裁。”（A/44/551，英文本第12页）

我国根据我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则立场，一贯主张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认真执行包括大会在其上次常会中所通过的关于采取联合国际行动以消除种族隔离的第43/50K号决议在内的各项联合国决议。

在我们的共和国内，人们广泛纪念那些特殊日和特殊周，以纪念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向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表示声援。这些纪念性活动动员起公众舆论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动员起全体进步人类反对种族隔离现象，以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的任何表现。

我国代表团是本届会议关于该项目的决议草案中六项提案的提案国之一。

南部非洲的局势要求联合国所有崇尚本组织目标的会员国采取协调和积极的措施，以捍卫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并为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大声疾呼。定于今年12月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将在此重要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代表团愿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作出积极贡献。

奥凯约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种族隔离的丑恶与恐怖的嘴脸仍然成为国家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污点。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种族隔离现象作了无数次努力，然而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及其最公开和万恶的表现——种族隔离——继续明目张胆地展示其残酷地方面。我们再次遇到种族隔离的纳粹嘴脸，并且再次需要进行反击。

一位前英国首相曾经警告过：南非白人如果不结束种族隔离现象，就会面临着非洲的“革命风暴”。他说，种族隔离：

“被制度化，载入法律甚至受到宗教理论的庇护。”

这一风暴的声势以及各种制裁的明显效果，只是现在才开始迫使比勒陀利亚改弦易辙。我们认为，产生这些效果的压力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彻底反对一些世界领导人更多地向比勒陀利亚提供“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或提供喘息之机以使南非领导人能够颁布改革的企图。种族隔离虽已改头换面，但其躯体尚存，而维持生命的血液则仍在有力地流动。

南非的改革被耻笑为装饰门面。甚至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尽管有害的、但现在却摇摇欲坠的种族隔离的大厦正被推倒，然而仍有数千非洲人每天都在遭受残酷的对待。论调虽已改变，但种族隔离的根本特点却依然如故。然而，它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我们承认这一行动。1989年9月28日，肯尼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罗伯特·奥乌科先生，表示希望新的南非白人领导人将采取

“积极和进步的步骤，以建立一个仁慈的社会，让全体人民能够不分种族地和谐生活。”（A/44/PV.10，第68页）

最近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结束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欢迎事态的发展，这些事态的发展表明

“该政权接受了黑人多数某种程度的和平政治活动，”

并表明

“南非政权的态度仍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A/44/672，第二段）

不过，我们同英联邦政府首脑一样再次强调最近在南非之所以出现积极的步骤，是由于采取了制裁，从而加大了对南非经济的压力，而这一压力将继续下去，直至比勒陀利亚表明确实已经出现了明确并不可逆转的变化。

使肯尼亚感到关注并十分难过的是，有些人大张旗鼓并十分傲慢地反对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公报中有关种族隔离的那一部分。不幸的是，这种反对态度使人

们得到一种痛苦烦恼但却十分清楚的印象，这就是有一些人在维护种族主义政权。我们深信英联邦国家完全反对这种态度。

使这种对国际舆论无理藐视的态度更为糟糕的是早些时候于1989年10月13日重新安排了比勒陀利亚为数8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而这一安排在1985年南非陷入混乱时曾予以冻结。这一做法将会极大地缓解南非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而对于我们迫使南非放弃其种族隔离这种法西斯政策而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来说，则是一次挫折。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其他审议中，我们曾呼吁：

“鉴于南非将于1990年重新安排其债务，国际银行界必须帮助将我们在道义上的满腔义愤化为一个有形的大棒，把种族隔离的各种残余统统打出南非。”

我们和本大陆其他国家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这次重新安排是南非同本东道国城市纽约以及华盛顿和苏黎士等债权银行之间所达成交易的结果。世界对于这一行动表示惋惜，而比勒陀利亚的财政部长却说这次安排

“无疑是今年对于南非来说最为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特别在经济方面尤为如此。”

这一重新安排所造成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坚定信念，即道义上的义愤必须有财政上的力量加以支持。

同时，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气愤和悲伤的是这些行动是种族主义的间接反映和表现，比那些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直接公开支持更为丑恶，更易蔓延。

听一听来自发展世界的呼救声吧，他们呼吁对全球经济中的不平衡给予合理的纠正。然而这些呼吁却被当作了耳旁风，这与本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遭毁灭的欧洲提供的全力支持，慷慨解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强烈的反差。

请看，为了使欧洲的一些国家摆脱陷入瘫痪的经济政策困境，西方在道义、物质和财政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与此相比，向发展中世界不景气的经济注入资源所作的努力是何等的纤弱。

请看，一些西方国家一提起将制裁作为一个工具来纠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错误政策，要么吱吱唔唔，要么含糊其词，要么甚至干脆拒绝予以考虑，而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于对本半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策化并实行同样的制裁和禁运。

请看，对东方的最大国家最近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失调反应极快，至今仍然指手划脚，而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更为严重的失调所作的批评则是很不情愿的，慢不经心，含糊其词。必须停止这种虚伪的行为。

现在并未山穷水尽。隧道的一端已经出现一道光亮。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中汲取力量，将其锻造成一把利剑，世界可以用这把利剑直戳种族隔离的心脏。这把利剑就是经济制裁。最近在华盛顿出现的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用来锻造这样一把利剑，这就是1989年10月2日星期二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对南非的政策进行听证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次听证会上，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赫尔曼·科恩大使说美国政府愿意同国会一道努力，以期

“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两党广泛支持一项基于对种族隔离表示毫不

含糊地憎恶的政策。”

科恩大使的讲话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包括：第一，他承认“制裁在促使南非白人政权结构中产生新的思维方面发挥了作用”说明制裁确有成效；第二，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承诺决心实施美国1986年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第三，阐述了一项谈判方案，该方案包括在有关各方开展对话。

不幸的是，一方面，在华盛顿一个超级大国十分明确地重新承诺对种族隔离进行毫无限制的战争，而在另一方面，在吉隆坡一项公报要求英联邦国家承诺继续奉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路线，必要时施加更大的压力，但这项公报并没有得到一致通过。

肯尼亚坚信应当采取有效的经济压力，特别是由那些作为南非主要贸易伙伴及其主要财政来源的主要经济大国来施加这方面的压力，通过这些压力来要求实现改革，目前还有时间，来得及以和平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谈判进程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部分。

制裁和南非的和平变革是同义词。虽然制裁是有效的，但是其影响由于实施被限制在根本上是有限的。要促使更大的变化，就必须大大扩大并增加制裁的压力。我国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国际社会所有的两个敞开的机会窗口是政治和经济窗口，而且为此而相互联系。

政治的机会窗口是由于南非的白人领导集团所做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使谈判气氛有了一点好转而出现的。例如，德克勒克先生在1989年10月21日答应逐步取消1986年6月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但没有具体表明什么时候取消。他还答应允许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非洲代表一起参加与少数人政府就南非的未来进行谈判。这些只是承诺。需要遵守。需要具体内容。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最近对沃尔特·西苏鲁的释放促进了这一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说：

“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人民不要紧急状态。 人民要正常的生活。”

从种族隔离的镣铐中释放8名自由战士的行动是走向变革过程的积极的一步。有的人想要我们一起欢呼并庆祝这一种族主义政权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我们不能这么作。在南非的白人监狱中还有几千名被囚禁者在受煎熬。紧急状态法仍然没有取消。南非的恐怖机构仍然在非洲人的家园上残酷地虐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群众性政治运动仍然受到禁止，纳尔逊·曼德拉仍然被囚禁。现在庆贺为时尚早。最近在约翰内斯堡有约7万人参加的反种族隔离集会以及1989年10月11日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llan Boesak牧师和Frank Chikane与德克勒克讨论谈判的会议进一步开放了政治的机会窗口。国民大会描述了他们敦促少数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是：取消紧急状态，取消对政治活动的限制，释放未经审讯的被拘禁者，使政治组织合法化，对判死刑的人实行宽容以及释放政治犯。必须认真地就南非的未来开始谈判。

经济的机会窗口与政治窗口紧密相联。这一机会出现在商业、技术和财政性的制裁中。我国代表团坚信，只有制裁才能促进和必要地推动关于南非前途的谈判。必须广泛地、迅速地 and 严格地实行这些制裁。

因此，我国代表团为此根据在其他场合提出的建议，提出下列行动：第一，如果谈判进程毫无进展，将反对种族隔离的道义上的愤怒转化为减少贸易和财政交往的政治意愿；第二，禁止从南非进口所有非战略用的矿物；第三，禁止进口一切南非的成品；第四，禁止为投资者生产或销售所有铂块和硬币，以及对南非禁止贷款和限制投资；第五，逐步取消买方和供应方的贸易信贷，以期削弱同南非的贸易；第六，将所有可能被用来生产武器以加剧镇压和非常积极地扩大到核技术合作领域的产品或技术纳入联合国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尽管国际上对减少核合作表示关注并作出了努力，但我们最近确切地获悉某些国家向南非提供核技术以换取浓缩铀，这使我们感到震惊。种族主义政权还试验了具有900英里射程的核导弹。我们敦促上述国家停止和种族主义的南非同床共枕，不要对我们的要求和恳求置之不理了。对目前关系的状况进行重新评价是可能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在进行了。因此，肯尼亚牢记这一点并提出了下列的谈判方案。首先，应该结束紧急状态。第二，应该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囚禁者，包括纳尔逊·曼德拉。第三，应该取消对所有政治组织和反种族隔离小组，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的禁止。

在这方面可能已经有了一种趋势。1989年10月23日，莫培基(Mbeki)、西苏鲁、莫隆格尼(Mlongeni)、莫赫拉巴(Mhlabha)、卡瑟拉达(Kathrada)、莫察奥莱迪(Motsaoleli)、莫克威伊(Mkwayi)和莫佩萨(M-petha)在索维托与其他反种族隔离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为下个阶段的斗争制订策略。肯尼亚呼吁我们的兄弟们要团结。如果反对力量不团结，而敌人既团结又强大，任何斗争都不能获得胜利。我们相信，这一会议是团结反种族隔离运动并对种族主义政府作出国际社会能够作出的反应的许多会议之一。

此外，应该召开一次国内动乱当事各方的圆桌会议，以便为谈判制订一个明确的议程。我们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应当在这些会议和谈判中保持观察员和顾问地位。

在分析和建议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行动时，必须列入一个重要方面，即援助和承认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特殊地位和现实，特别是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三国。1980年以来，由于南非的颠覆活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已有130万人死于非命。动荡还导致了6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面对南非带来的深重苦难，该地区领导人仍然坚决支持进行有效制裁。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总统曾经讲过，

“我们正在经受苦难。我们还能经受多久？我们支持制裁是因为这将缩短我们受苦受难的时间”。

就国际社会而言，我们必须继续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和其他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世界必须在它们需要时给予帮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危言耸听，预言在自由南非中，白人将遭到屠杀并丧失权利，尤其对他们来说，只需要看一看肯尼亚和津巴布韦最近的例子。肯尼亚曾经有过痛苦的殖民经历，殖民地的非洲人受到痛感不安全的白人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不宽容态度的压迫。随着肯尼亚的独立，我们看到颁布了法律，并“确立”了调和与适应的态度，重新强调不同肤色的人们可以和睦相处。我们知道南非同样可以这样做。南非白人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错了。

最后，我希望赞扬秘书长对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承诺，这反映在他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他的立场使我们受到鼓舞，即

“仅是缓解或减轻种族隔离现象显然是不能满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A/44/1, 第8页)

我国代表团知道联合国准备进行战斗，因为秘书长决心

“对冲突根源、对经济不平等、对社会的各种病态与对环境的恶化进行斗争，而这些斗争必须唤起作战的所有勇气和决心”。（同上，第32页）

我们借此机会向我们在南非的勇敢的兄弟姐妹致敬，他们为使这块动荡的土地上的后代人能够看到并享有自由而在解放南非的斗争中流血牺牲。对那些前仆后继地参加斗争者，对那些今后将会参加斗争者我们表示祝愿和支持。英国诗人拜伦爵士曾经写到，“难道不知，谁将获得自由，谁需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从内部赢得。

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坚强和善良的人始终会作出适当和持续的反应。1941年，在那场惨烈战争的最黑暗的时刻，人们签署了《大西洋宪章》，使世界看到和平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1961年，英联邦驱逐了南非。人们再不能容忍南非。变革之风确实吹到了我们的大陆上，使我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1971年，随着布雷顿森林财政体制的崩溃，金本位被抛弃了，黄金失去了通货资格。90年代即将来临，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帮助引导历史进程。我们正在纳米比亚这样做。我们还必须在南非这样做。

道路是曲折的，任务是艰巨的。种族隔离必须铲除，我们或迟或早必将到达终点。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持续继续在破坏我们对一个免于不正义、压迫和不宽容的世界的期待。全球政治气候的明显改善标志着一个大有希望的新的时代的来临，但与此同时，种族隔离仍然极大地妨碍着我们为建立一个更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而作出的努力。南非黑人继续受到有史以来最为有害的一种学说的钳制。国际社会绝不能放松斗志，必须确保南非的多数人口能够享有其真正的权利和自由。

一个推行恐怖主义和压迫的残暴政权年复一年地在南非维持了种族隔离制度。镇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禁止解放运动时，当时，由于解放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失去了和平斗争的可能性，暴力开始盛行。

第二个阶段是在1977年禁止17个人民组织。这个行动遭到了安理会第418号决议(1977)的谴责。1988年2月23日,因17个和平的反种族隔离组织受到事实上的禁止,南非的自由力量受到进一步摧残。

有人声称,比勒陀利亚新政府带来了一个希望和改革的时代,种族隔离制度很可能行将结束。持这种说法的人力图从南非近来发生的事件中为他们的论点寻找合理的根据,这些事件包括沃文特·西苏鲁先生和其他7名著名政治犯从南非监狱中获释,举行大规模反种族隔离的示威和该政权发言人关于德克勒克政府致力于改革的谈话。

这些措施的真实意义需要根据南非现状的总情况来评估。这一情况载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报告明确指出,种族隔离政权虽宣布拟对该国政治结构进行改革,但其改革计划未能满足黑人大多数对于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要求。这份报告还说:

“在已有了一系列压迫性立法之后,连续第4年实行紧急状态表明比勒陀利亚打算继续镇压反种族隔离的力量。”(A/44/22 英文本,第9段)报告接着强调了该政权不愿为谈判所必需的气氛创造条件。

在审议的时期中,比勒陀利亚又采取其它压制性措施,力图消灭那怕是和平地反对其统治的力量。对反种族隔离人士的压制升级了。其目的是压制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人士的活动,并重建该政权对黑人社区的控制。随着紧急状态的延长,警察的暴力增加了,敢死队对反种族隔离人士的袭击也增加了。法庭成了制止不同政见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严密的新闻检查下进行的,以便掩盖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使它不为世人所知。

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支柱仍然存在。1960年禁止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法律,1962年的《最后安全法》,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关于非法侵入和住房,工作许可证的立法仍继续使种族隔离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体制化。事实上,这些法律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加强。1989年的《揭发外国资助法》,《自由定居区域自治边界改变法》和《防止非法擅自占有土地修正案》

使白人少数人对南非黑人多数人口的统治永久化的法律规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这些事态发展使人得出一个简单但却是清醒的结论：迄今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南非正逐渐成为自由、多种族的社会。没有丝毫证据使我们相信种族隔离行将结束。没有具体证据能维持比勒陀利亚政权真诚地致力于结束白人少数人统治和放弃其对这个国家的控制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放松警惕是不明智的。应充分保持对南非的国际压力。联合国已实行的制裁应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完全尊重，还应采取步骤对南非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直到它接受国际社会的众所周知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解除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解除对所有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禁令；放弃严厉的报刊法；停止所有政治审讯和处决。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我们也为参加了国际上向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提供实际物质援助的努力而感到自豪。巴基斯坦在过去42年中一直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严格和全面抵制，并谨慎地避免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外交、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航运和体育领域里有任何联系。

巴基斯坦总理M·贝纳齐尔·布托在1989年10月11日声援南非政治犯日的声明中说：

“巴基斯坦政府一贯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危害人类的罪行，也是对地区和平的严重威胁。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决议全面彻底禁止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我们确信，南非自由战士的崇高牺牲最终将根除种族隔离，恢复南非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

人们在国际讲坛上多次申明，种族隔离是一种罪恶制度，它不会进行改革，铲除它的唯一办法是摧毁它。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知道，文明迈向普遍博爱与平等的步伐不会被该政权想维持残暴的殖民时期的一个可鄙的产物的企图所阻挡。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该政权现在悬崖勒马，为时还不晚。

克拉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从《古兰经》中引用一段话: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珍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古兰经》,第四十九章,第13节)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中,联合国的几个机构都一直在积极审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这一对人类的侮辱的方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建立以来一直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多次重申对彻底根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承诺。

在即将垮入九十年代之际,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联大将为在新的十年中迎来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世界提供良好的机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在尽可能高的级别参加这些审议。

我们曾对国际社会的压倒多数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以及少数国家继续同南非保持技术、经济与核合作的政策之间的差异表示深切的关注。这种差异的最终结果就是维护种族隔离。即使是那些同种族隔离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并提供支持的国家通常也毫不犹豫的谴责种族隔离,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这进一步证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主义是对人类侵犯和犯罪的最坏的形式,由于普遍认识到这一事实,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种族隔离的看法多少是相似的。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南非之间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美国和某些西欧国家在南非的经济活动已帮助维护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和镇压政策。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4/22和Corr.2),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对属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一种改进型的导弹进行了成功的试验,这种导弹可用于发射核弹头,飞行距离为一千公里。除此之外,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密切合作也增加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将低空卫星放入轨道的能力。同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的这种合作并向该政权提供的援助使该政权得以生存,尽管该制度曾遭到每一个会员国的多次谴责。几十年来,每年都在大会发表雄辩滔滔的讲话

谴责种族隔离的本质与凶残的行径，并就此通过了许多决议。如果种族隔离政权的热情支持者尊重这些决议的话，这些决议本来是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实施的。

同一事实也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一政权从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得到了大量的经济、财政、军事和技术支持。也是由于这些支持而受到鼓舞，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四十多年来坚持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镇压巴勒斯坦人民斗争。自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开始以来，这种暴行已经加剧。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对人类的同一犯罪的丑罪表现形式。因此，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国家应当将南非和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两个政权视为一体。

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也指出了这两个政权对南非、纳米比亚和前线国家的人民以及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南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采取的镇压措施的相似性，例如“铁拳”和“穷追”政策。

自大会上届常会以来，国际社会已目睹了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出现的一些事态发展。我们确实希望已遭受巨大痛苦的纳米比亚人民将能很快的获得自由与独立。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国际社会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根除之前不要无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政策不能也不会被改造。因此，我们一贯坚持认为，向南非人民及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施加的有效压力是从根子上解决这一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问题的唯一手段。

南非的危险局势要求国际社会提高其可信性，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建立实施制裁的有效手段，以此来终止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挠政策。我们深信，严格遵守对南非的强制性和全面的制裁是在南非根除种族隔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反对南非可耻的、反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遵守大会有关对南非进行石油禁运的各项决议，自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禁止了向南非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以加强对南非实行禁运的机制。文件 A/44/44 中的小组报告反映了我们与政府间小组进行合作的成果。该文件已在此处散发，并于昨天由小组代主席对文件进行了介绍。

在这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议会批准了反对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批准书于 1988 年 1 月 12 日存放于联合国秘书长处。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证全力支持所有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包括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穆斯林战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愿意以其全部的能力以及在 8 年反对外国侵略的神圣的卫国斗争中所获取的经验为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人民服务。

布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大会今年又一次需要讨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样的讨论将有两次：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讨论的常会上；和在即将于 12 月 12 日至 14 日举行的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特别联大上。

在特别联大上，欧洲共同体的 12 个成员国——我现在正是代表它们发言——将详细阐明它们对种族隔离的谴责，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已经采取的有利于消除这一歧视制度的行动。然而现在，我想回想一下我们这方面政策的一些指导方针。

12 国曾多次表达过它们对不道德的、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极端憎恶。它们曾一再重申谴责所有形式和表现的种族隔离，并坚定表明要求立即彻底废除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如果不是一种滋长了仇恨和暴力并剥夺了大多数南非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家种族主义的机构体制又是什么呢？种族隔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基本人权。种族

隔离目前能在南非维持下去仅仅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大多数人民采取了歧视性的措施。

12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只想简单地谈几个要点。

12国要求南非取消紧急状态法，停止镇压政策。它们再一次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12国还呼吁解除对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尤其是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关切地注意到1989年8月18日外国投资披露法令的生效。事实上，12国致力于一项鼓励南非进行变革的政策，使种族隔离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得以废除。这项政策反映在共同体以及双边的一些积极措施的实施上，以帮助成为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各国人民。

12国注意到比勒陀利亚当局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推动真正的民族对话。南非政府迄今以来进行的改革实际上还很不够。只有南非人民各阶层的代表都参加的谈判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带来没有种族歧视的、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南非。

同时，12国密切注视着新的南非政府近来的主动行动并有兴趣地注意到其进行改革的意愿。12国满意地注意到包括沃尔特·西苏鲁在内的8名政治犯得到了释放。他们的释放使其他政治犯的在押，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显得更为不合时宜。

在南非出现明显的重大变革的时候，12国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对南非政府保持压力，使其对与黑人大多数的代表进行对话作出坚定的承诺。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在有关种族隔离的特别联大上，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下12国对特别联大的关心。12国希望特别联大能够以协商一致的精神对谋求结束种族隔离的方法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的目标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消除这一令人无法忍受的制度并确保所有南非人都得到自由和正义。

欧康坡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在人类历史上，种族隔离是最可憎恶的、系统化的制度，它是人类为争取尊严和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一个障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阁下在三年前向大会发言中指出，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是联合国组织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

联合国代表人民，代表人类的和平、自由、尊严和博爱。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同联合国的宗旨背道而驰。为废除这一不人道的制度而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工作可以成为这个国际机构实现其主要目标的意愿及能力的试金石。

变革之风在各地兴起。在会议开始时的一般性辩论中各国的发言都谈到，国际政治局势和关系正在进入一个以缓和紧张关系和强调对话、妥协与合作为特点的时期。对于给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民带来痛苦的那些似乎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冲突，我们也看到了解决希望。

在南非，特别是在纳米比亚，事情向积极的方向转化自然使人们期待南非积极的动态。已经允许和平示威游行和集会，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而且约翰内斯堡的娱乐场所向所有人开放，并取消了地方公共汽车的隔离。菲律宾已经注意到最近的事态，认为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菲律宾和许多其他国家也看到更重要的事实：种族隔离及其所有的主要表现形式都基本未受触动。黑人多数仍然不能真正行使政治权利。他们仍然被排除在种族隔离的三方议会选举之外。他们仍然留在班图斯坦这样一个被种族主义政权无耻地宣布为独立国家的集中营里。紧急状态仍然有效，对政治反对派的审讯和处决仍在继续。非洲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仍遭禁止。南非黑人儿童得到的仍然是劣等教育。

比勒陀利亚新的领导层答应改革为南非人民设计的新的宏伟蓝图。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将很快废除种族隔离及其一切邪恶的表现的真诚的宣言。没有任何行动来表明南非被压迫人民将很快有机会享受自由、平等以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南非新近当选的总统 F.W.德克勒克先生在 1989 年 9 月 20 日就职演说中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说：

“多年来，除其他外，缺乏合作、猜疑和不信任妨碍了进展。”

对此我们说，南非黑人以及国际社会成员的不合作、猜疑和不信任是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人本身造成的。

我不需要一一列举种族隔离的许多恶行来证明我们的论点。在大会关于这一问题四十多年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

南非，特别是在处于象今天这样强大的压力下的时候，总是采取作出重大许诺的伎俩。但我们没有忘记，南非当局曾大力宣染取消通行证法，但结果是不适用于班图斯坦居民。也没有忘记，在南非，在 1986 年同国际银行进行谈判时取消了紧急状态，而几个月之后又重新宣布紧急状态。

如果要我们相信南非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大力宣扬的关于改革之风终于吹到了南非的说法，那么南非的领导人则应该以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而不是言词和许诺。装饰性的改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种族隔离是不能改革的。需要的是予以彻底废除。

只要比勒陀利亚坚持种族隔离并且不愿意为与被压迫黑人的真正的领导人进行名符其实的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国际社会绝不能放松现有的制裁。

作为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菲律宾敦促所有其他国家支持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描述的各项建议，特别是由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有人争辩说，全面制裁对种族隔离受害者的损害超过对其执行者的损害。这是虚假的人道主义的说法，它把权宜之计放在人类尊严和人权之上。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们本身早就接受制裁是他们必须接受的苦药，以便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无休止的痛苦。

为关于南部非洲的英联邦外长委员会起草的制裁报告指出，如果在 1960 年

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实施制裁的话，种族隔离早就会被推翻。如果在1976年索韦托屠杀之后实施制裁的话，动乱早已结束。

菲律宾在这方面极为关注的注意到最近有关一些国家与南非之间增加贸易的报道，这破坏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的制裁的效力。这种做法绝对减缓了国际上为迫使南非坐到谈判桌上来所作的努力。我们大家需要紧迫地表现出使我们言行一致的强烈的政治意愿。*

菲律宾作为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原始成员，一向坚定地站在国际社会一边，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我国与比勒陀利亚没有任何关系，我国支持反对南非政策的所有倡议并对该国实施制裁。

我今天重申，菲律宾政府和人民毫不动摇地支持南非人民——黑人、有色人种、开明的白人——为争取他们家园中的和平、正义与平等所进行的斗争。

最后让我引证图图大主教的话，他的话对我们共同人性的本质作了如下概括：

“非洲人相信一些英文难以表达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为obuntu, botho。它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的本质。你知道它什么时候存在什么时候不存在。它讲的是人性，文雅，好客，为别人出头露面，脆弱。它包括怜悯和刚毅。它承认人性之间彼此相连，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人类共存。”

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纳米比亚正在进行的独立进程和德克勒克先生登上南非总统宝座所带来的狂欢，使得目前有关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非常及时。该政权及其西方的某些朋友使出浑身解术要说服国际社会相信这两个事态发展标志着该政权政策的根本改变。它们想要世界相信，纳米比亚独立的开始表明南非愿意结束在该领土上的殖民主义时代。同样，在比勒陀利亚，博塔把权力移交给德克勒克被说成是预兆着种族隔离开始完蛋的新时代。

* 主席主持会议。

他们争辩说，该政权因而应当受到减轻制裁和其它压力的奖赏，或至少不要加强制裁或实施新的制裁。

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忽视该政权坚持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十年的拖延和阻碍。他们也几乎不注意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为迫使南非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忽视奎图夸纳瓦莱。

确实，德克勒克——象其前任们每当遇到压力时所作的那样——曾经奢谈改变的需要，但他迄今为止一直不提可能表明开始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真正愿望的话。他一字不提取消《人口登记法》、《土地法》、《集团地区法》、《班图教育法》、三院议会和班图斯坦，所有这一切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实际上，许多人把他迄今为止所说的有关集团权利和权力分享的话解释为对种族隔离进行改革和使之现代化的愿望。这些并没有使那些记得他是比勒陀利亚负责班图教育的人的人们感到惊奇。他们认为他的新的形象不符合这个人的声誉，他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时残酷镇压学生对种族隔离教育的抵制，并且直到去年还在压制他们。

种族隔离的朋友们还对内部压力造成的该政权内部危机视而不见。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南非大多数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一致行动和有组织的对抗行动。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工会联盟、反种族隔离群众组织以及教会，南非人民以不同的形式和行动表示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憎恶。南非各个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示威。工人进行了罢工，被拘留者已绝食好几天，甚至连儿童也不上学。绝大多数南非人抵制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组织的市政府选举，因为这种选举具有种族主义性质。

坦桑尼亚赞扬南非人民对种族隔离下的一切不公正法律进行的英勇抵制。正是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这种内部抵制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各种压力迫使南非政权在最近几个月里表现出一些宽容态度。南非黑人举行的一些示威活动得到允许，这些示威活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也没有受到种族主义警察的鞭打和毒气伤害，沃尔特·西苏鲁及其7位同事被无条件释放，所有这些并不是因为该政权实行人道和宽宏大量。

无论如何，这些仅仅是摆样子的表面现象。他们不是南非大多数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所要求的根本改变，即铲除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建立民主、非种族、统一的南非。沃尔特·西苏鲁和他的同事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被不公正地关在种族主义的监狱中。对他们26年后被释放进行的大肆宣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种族隔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具有更大的镇压性。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这些南非英勇的儿子仍然是种族隔离的囚犯。这种所谓的释放也是因为南非领导人高兴而做出的。令人愤怒的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一著名的政治犯和南非人民公认的领导人的自由竟然被作为种族隔离制度“安全”的抵押物。我们再次要求从种族主义监狱中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政治犯。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采取重要的周密措施，在南非实现谈判解决问题。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特设委员会于1989年8月通过的《哈拉雷宣言》——该《宣言》今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九届首脑会议的赞同——规定了这种谈判的先决条件。目标应该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开始与南非人民的真正领导人进行真正的对话。为了准备进行这种谈判，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采取措施，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这必须包括解除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取消对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所有政党以及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停止一切“司法谋杀事件”；并允许所有政治流亡者和难民无条件、不受阻碍地返回。坦桑尼亚希望强调指出，采取这些措施属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权力范围，是否执行这些措施将表明该政权是否具有改革的真正愿望。

比勒陀利亚的盟友宣称，自从去年该政权被迫停止侵略和占领安哥拉以来，该地区已幸免于对前线和其他邻国采取的直接侵略行动和破坏稳定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该政权已放弃统治这一地区的霸权野心。它仍然通过对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匪帮组织的支持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进行代理战争。正如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英联邦观察员小组所警告的那样，当纳米比亚即将获得独立时，也出

现了对它施以同一阴谋诡计的迹象。因此，比勒陀利亚并没有放弃它的所谓全面战略政策，它企图通过这一政策削弱并彻底摧毁邻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组织，从而使他们继续依赖南非。

坦桑尼亚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致敬，这两个国家正在进行保持独立和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支持他们为和平与和解作出的努力。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以一切形式支持前线和其他邻国的为巩固其经济并实现自力更生所做出的努力，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南非的依赖。我们相信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将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适当的工具。

现在除了种族隔离的盟友，人人都看到制裁已对南非，尤其对南非经济产生了影响。该国经济表明它已受到制裁打击，这就是对该政权施加一切压力，以使其进行基本政治改革和作出自己的反应的目的。秘书长在载于1989年10月11

日文件A/44/555他的报告中谈到了关于这一方面的非常重要的话，这些话摘要如下：

“南非经济高度依赖外部世界。1980年代，该国的外贸平均占南非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而以投资或贷款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对该国的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外部向南非经济施加压力的潜力非常大。现在已对南非采取了一些影响该国外贸和外国资本流入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A/44/555 第三段）

秘书长继续指出，由于外国资本的缺少和“内部投资的撤走”，而该政权又不断增加用于防御和法律以及维护秩序的财政资源，因此南非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该报告指出，制裁也在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该报告还引用该政权总统说过的话，这位总统曾在1986年承认，石油禁运迫使该政府在1974年至1984年这一时期多花费本来不必要的220亿兰特用于石油进口。这一报告还披露，根据运输研究局估计，南非每年因为石油禁止大约要付出20亿美元。

制裁起作用。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做的一切表面性改变都是在大会中的许多国家实行和遵守制裁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些制裁措施形式不同但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使它废除种族隔离，朝着民主方向努力，这些措施从来就没有打算是惩罚性的。许多国家在实行制裁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坦桑尼亚愿就这些牺牲和它们对南非被压迫人民表示的声援，向它们致敬。

然而，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少数国家不顾实行制裁的国际呼吁，继续支持南非经济。秘书长指出：

“在南非投资量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资本货物和技术方面，这三个国家和日本是南非四大主要供应国，提供整个南非70%以上的中级和资本货物进口，并在1984年占各种技术转让协定80%以上。”（A/44/555，第20段）

报告进一步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三国提供了90%以上的官方保险信贷，这种信贷在1987年达80亿美元以上。这是几星期前所宣布的重新安排债务所涉及的数字，这种重新安排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谴责，包括英联邦各国政府最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首脑会议上的谴责。

迄今为止，联合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行的最重要的制裁措施依然是武器禁运。禁运虽然是强制性的，但我们感到担心，南非继续得到武器和军事技术，安全理事会第421（1977）号决议所建立的委员会未能堵塞漏洞。违反禁运最严重的仍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不仅违反禁运，而且在核领域中继续与比勒陀利亚合作。智利也成了南非武器交易中的一个主要伙伴。

坦桑尼亚继续认为，要在南非实现非暴力解决，国际社会就应当对这个国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应当扩大、加紧和加强对南非的现有制裁措施。

我们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报告，该报告载于1989年10月26日的文件A/44/22。我们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表示特别敬意，

感谢他不懈努力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在我们将要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大会决定这十年要致力于消除殖民主义的斗争——让我们也下决心，这一反对人类的制度，现代的奴隶制必须立即消除。 国际社会150年前已废除制度化的奴隶制，50年前斗争并打败了纳粹主义。 必须同样坚决有力地同种族隔离这一现代纳粹主义作斗争。 这就是摆在大会面前根据本议程项目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目标。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所有这些决议草案。

莫滕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北欧五国：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丹麦，在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28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北欧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场所，个别和集体地反复表示它们强烈谴责南非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隔离必须铲除。 国际社会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以此目标为方向。

为了促进这一目标，北欧国家同其他会员国一起，今年再次提出一项有关采取一致国际行动，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 我们相信大会将继续广泛支持这项决议草案，以此毫不含糊地告诉南非，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许多令人憎恶的地方是大会所熟悉的：对人口多数制度化的歧视，强制实行少数人统治，扼杀多数人政治表达自由和剥夺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 建筑在种族隔离、歧视、剥削和压迫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给南非人口多数带来极大的痛苦，以此保证少数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 以种族为界限分别发展的概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宗旨。 这一概念与北欧国家所坚决支持的平等和正义原则背道而驰，是对所有种族和肤色的每一个人的侮辱。

尽管最近出现积极发展，但南非的局势依然严峻暗淡。 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连续三年延长，通过扼杀反对声音，不经审判就大量拘留和监禁人们，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进一步破坏了和平变革的机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依然遭禁。 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许多政治犯仍然被囚禁。 处决政治犯的事情依旧发生。 新闻报刊检查仍在执行，违反了基本的民主

原则。改革做的太少、太迟。迄今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南非政府真的准备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支柱。

南非政府的继续压迫造成了严重的生命损失和苦难。此外，种族隔离政策依然是南部非洲地区暴力、痛苦、不稳定和经济混乱的根源。一句话，种族隔离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然而，对压迫者的抵抗在最近的不服从运动中达到高潮，这表明当局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紧急状态未能成功地扼杀议会外的反对力量、不同政治意见和抗议。

北欧国家欢迎最近释放八名政治犯，其中包括沃尔特·西苏鲁。我们还注意到对黑人多数的政治活动的限制也有所减轻。我们希望，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后，将会采取有助于降低南非紧张局势的程度并实现南非的和平变革的进一步行动。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发展中，没有任何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并且南非政府以前曾多次没有履行它对改革的承诺。

北欧国家重申它们坚信，对种族隔离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只有通过和平手段对它加以彻底根除。只有在用不分肤色、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的建设性对话来取代压迫和暴力的情况下，这一点才能得到实现。我们敦促南非政府立即无条件地与南非人口中的多数人的真正代表开始谈判，以便建立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的统一的南非。

然而，只要紧急状态仍然有效、黑人领导者被囚禁或扣押，反种族隔离的组织仍然受到禁止，就不可能进行对话和实现民族和解。因此我们再次要求南非政府解除紧急状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的政治犯并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

北欧国家认为，使南非政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并实现和平变革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联合一致的措施。尽管有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目前所采用的经济制裁已经对南非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有助于孤立白人少数

政权并由此改变南非的态度。 北欧国家坚信，我们必须继续施加这种压力，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惩罚性的措施，而是作为一种通过把南非政府带到谈判桌旁来消除种族隔离的手段。

我们还需要对南非施加有效的国际制裁。

在安全理事会施加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前，北欧国家已经通过了它们自己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纲领》，最近又于1988年对这一纲领进行了修订并加以充实。 这项行动纲领包括一项全面贸易抵制以及对北欧国家和南非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所作出的其他限制。 北欧国家根据这项《行动纲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它们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便帮助这一地区的国家提高其经济实力并减少它们对南非的依赖。 北欧国家同样还对减轻种族隔离牺牲者的苦难以及在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者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欧国家希望在下个月举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会议期间，更加深入仔细地处理有关种族隔离的问题。 我们高度重视这次特别会议。 它将是国际社会在有效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上表达自己一致意见的机会。

北欧国家相信种族隔离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南非政府否认其公民大多数参与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时间越长，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变革的困难也就越大。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不遗余力地对南非施加压力，以便结束种族隔离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制度并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实行自由与正义的社会。

穆明先生（科摩罗）（以英语发言）：为什么种族隔离如此令人类厌恶作呕呢？为什么种族隔离遭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深恶痛绝和同声谴责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 种族隔离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奉行的最为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形式，该政权把它作为一种官方的法定和制度化的种族分离政策。 它是与文明人类的所有价值准则截然对立的；它是卑鄙和令人厌恶的。 它是一种被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用以统治黑人多数并使之蒙受耻辱的制度。 它是一种靠仇恨、暴力与凶残过日子的制度。

令人遗憾的是，40年之后，在这个讲台上发表了指控和谴责这种非人道制度的数以千计的讲话并要求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以结束这种制度之后，这一令人深恶痛绝的野兽仍然生存下来。因此，为了表示我们对那些正在遭受种族隔离邪恶之苦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以及那些为根除这种制度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声援，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在这里再次发言是绝对有必要的。

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允许这种信条继续存在下去并同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世纪。

尽管年复一年，我们在过去的40年中对这种制度已经进行了普遍的谴责，其中包括从这个讲坛上对它所进行的谴责，但南非政府迄今为止拒绝采取富有意义的或者决断的措施以结束种族隔离。然而，在最近几年里，面对日益高涨的国内抵抗和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南非政权不得不急急忙忙进行某些装点门面的改革以便使种族隔离成为可以接受的事物。毋庸置疑，那些自出生以来就从这种制度得到好处的人把这些改变看作是重大的和富有意义的妥协。这些变化包括废除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并对有关公共场合的种族分离的立法进行修订。但这些改变既不深刻也不是根本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被压迫的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们能够识破这些改革的真面目：这些改革充其量只是装点门面和策略上的改变，其目的是要维护种族隔离并消除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

1989年在比勒陀利亚出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取代彼得·威廉·博塔成为南非总统，国内事件和国际压力迫使南非政权释放了数百名被拘留的政治犯。一些重要的被拘留的政治犯也得到释放，其中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杰出领袖沃尔特·西苏鲁先生。但是南非仍然无视要求释放仍然在监狱中日益衰弱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国际舆论。

德克勒克先生允诺给南非带来所需要的变革。然而，至今为止在我们看来他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生存力的关注，而不是根本与种族隔离的思

想和政治概念一刀两断。令许多人失望的是，德克勒克先生重申他的党深信，将向黑人多数做出任何政治方面的让步都要保护“种族权利”，这清楚的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根除种族隔离的意图。

我们想向德克勒克先生提出以下建议：他的政府不应该继续执行毫无用处的侵略政策和所谓的改革，而应该利用改善了国际合作并加强了寻求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变革与缓和的新气氛，为将黑人充分纳入国家的和社会政治结构做出认真努力。

虽然种族主义是人类的普通现象，而且它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得到执行，但是只是在南非种族才成为政治权利的基础。种族隔离违背了最为根本的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概念，因此这一制度不是改革的问题，必须消除这一制度。

1989年应该再次成为不容忍种族隔离制度年。国际社会目前应该对南非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便迫使他根除种族隔离。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比勒陀利亚政权践踏我们南非兄弟的尊严。

梅尔夫人（牙买加）（以英语发言）：牙买加政府和人民最富有激情地参与的国际政治议程上的项目莫过于大会目前面临的这一议程项目，即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我欢迎有这一机会重申我们深入继续地致力于旨在根除这一不道德的、非法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国家和国际努力。

在此刻，我们和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一样怀有成就感，他们看到国际社会多年来致力于上述努力的结果最后似乎要开始结出果实。目前我们看到一个自由与独立的新日子的希望开始出现在那一地区。世界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最为光明的景象就是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正走向投票站。

但是只要种族隔离的漆黑的阴影仍然笼罩那一地区，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的希望就将得不到实现。如果在南非建立一个以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自由、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不能成为现实，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国家的未来的问题以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前景将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事实是虽然出现了最近的事态发展，南非的国内局势仍然极其不可靠。新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所发表的声明已引起了国际新闻媒介的极大注意与兴趣。一些人认为这些事态发展证明南非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气氛，以此作为和平转变的初步步骤。南非内部有人表示十分关注使南非成为一个世界社会中的得到接受的成员，以便使它摆脱在国际上不断孤立、经济下降以及日益出现两极分化的困境。南非政府最近采取行动无条件释放了包括杰出的反种族隔离战士沃尔特·西苏鲁在内的八名政治犯，并允许黑人多数进行一定程度的和平的政治活动，这不可避免的引起某些方面对比勒陀利亚新领导对和平变革的承诺进行揣测。

但是目前局势的严峻事实应该使真正的变革正在进行之类的任何天真的假想得到消除。例如，最近在吉隆坡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承认了某些变革的现实，但与此同时也注意到紧急状况仍然生效；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国民大会以及许多政治组织仍然遭受禁止；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仍然遭受监禁，许多其他人继续遭到拘留，因所谓政治罪而进行的处决仍未停止。而且没有任何行动可以表明新的南非政府准备摧毁种族隔离的支柱，特别是《种族区域法》、《人口登记法》、班图斯坦“家园”政策以及隔离教育制度。

因此牙买加十分不安的注意到比勒陀利亚选择无视不结盟和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呼吁做法，反而宣布了旨在扶植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进一步政策，其中很明显的是德克勒克总统提出的得到宪法保障的、根据种族确定的“种族权利”，其中包括白人否决他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立法的权利，以及维护只有白人居住的街区和种族分离的学校；同样令人惊愕的是最近对新闻自由的威胁——使黑人多数的意见的主要喉舌《新民族》保持沉默的威胁。

鼓吹上述政策是对南非集团大吹大擂的改革计划的嘲弄，它应打掉可能存在的、假定新政权致力于有意义的变革的幻想。

因此，牙买加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应当立即加强国际上对南非的压力，包括加紧经济、投资和金融制裁。

现在不是考虑放松现有制裁与压力的时候。要等到看见明显和不可逆转的变革的时候才能采取这种行动。坦率地说，我们必承认这种迹象尚未出现。

因此，在没有这种迹象的情况下，我们愿建议大会采取那些可能是最有效的非暴力手段，这些手段能够迫使南非坐到谈判桌边来并同意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这些措施包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财政方面的压力，施加压力的方法是争取加强和扩大金融制裁，如要求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日常的贸易资金实行更严厉的条件，特别是把最长贷款期限缩短为90天；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过把南非排斥在官方政府机构“保险之外”，而使其更难得到贸易信贷；支持英联邦外长委员会就南部非洲问题制定的关于加强武器禁运的倡议，并继续在联合国内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立的委员会中执行这一倡议。

英联邦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南非与国际金融集团进行交易的重要性、南非经济愈来愈脆弱的情况，并认识到制裁在影响南非政权目前政策方面的效果，因此建议采取这些额外的措施。我认为，大家普遍一致认为，这种人们可以看到的令人鼓舞的迹象，是南非政权所受到的内外压力的结果。

人们目前还承认，南非受到的来自外部的所有压力中，西方金融家在1985年停止所有新贷款并要求偿还大约14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的行动，可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造成最大的损失。虽然南非据称一直在偿还这些贷款，然而其资本的这种大量外流给该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如果需要提供证据的话，这一点就明确证实了目标明确和有选择地应用的国际制裁的效果。

因此，我国政府深感不安地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国际社会多次敦促，

然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盲目的步骤，决定就一项与南非储备银行的交易进行谈判以缓和对南非的财政压力，这一交易将允许比勒陀利亚在1993年12月以前偿还15亿美元，而把65亿美元变成长期贷款。因此，我国代表团殷切希望，即将召开的大会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造成破坏性后果的特别会议，将使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更一致和更紧急的行动，以堵住目前的漏洞，并对南非施加更强大的压力，使其放弃令人唾弃的政策。

我国政府从未主张随便和不加区别地实行制裁，但在南非问题上，我们认为这是施加有效的国际压力以迫使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并就该国的和平变革进行谈判的唯一方法。

我们还继续关注这样的情况，即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存在以及很多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继续支持，只是为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种族优越及种族歧视的态度永远存在的做法涂脂抹粉和提供理由。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立即结束这种万恶的制度及其有害的政策。

最后，我愿重复尊敬的非洲领导人、津巴布韦前总统兼就南非和纳米比亚国内跨国公司活动举行公开听证会的知名人士小组主席之一卡南·巴纳纳牧师阁下在这次辩论中所说的话。他说：

“我们无法说种族隔离何时结束：这取决于南非人民。我们可以指出的是，这里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保证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得到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支持负有集体责任。这指的不仅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而且也是结束这一罪恶制度之后的各种挑战。”(A/44/PV.47,第21页)
牙买加代表团完全赞成这种观点。

威尔堡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在使南部非洲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个地区。现在正在进行的选举应保证纳米比亚种族隔离现象的结束。这将是一个巨大

的步骤,但仍只是彻底根除种族隔离现象道路上的第一步。

新西兰密切注视南非今年出现的政治事态发展——更换总统、释放一些种族隔离的主要反对者、德克勒克总统为与邻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所作的努力以及象征性的改革。释放一些政治犯当然是令人欢迎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本的变化。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改革的。它是无法改革的。现在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这种制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今年的报告使人阅读之后豁然清醒。证据表明,为所欲为的做法仍然继续。南非政府一直鼓吹改革。但紧急状态已连续第四年得到延长。隔离教育制度、《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仍然有效,所谓班图斯坦家园则继续存在。很多南非人仍然是监狱中的政治犯。

最近,我们恐惧地看到民间治安团和行刑队暗杀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韦伯斯特先生的行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呼吁人们注意行刑队不断升级的活动。

英联邦秘书长施里德斯·拉姆费尔在介绍英联邦关于制裁南非的报告时指出,比勒陀利亚“一直试图向世界表现一副理智与改革的面孔,而同时却在检查制度的铁幕后面掩盖种族隔离的事实”。这种检查制度遍及司法制度与新闻领域,使世界公众看不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情况,包括无数侵犯人权的行为、各种禁令以及强迫迁移人口的活动。

南非政权对种族隔离制度本身似乎没有根本上的疑虑。相反,正如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南非政权似乎感到关注的是这一制度能否以其根本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下去。新西兰仍然认为,彻底摧毁种族隔离制度是当代在道义方面必须予以完成的一项任务。在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正确的,一些事情是错误的。种族隔离显然是绝对错误的。

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情,但种族隔离的支柱仍然没有倒塌。

种族隔离在南非已经造成了足够的灾难性影响;但是它也给各邻国造成了强烈的影响。其代价高昂,带来了巨大的人类苦难。新西兰一贯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以及旨在减轻区域冲突影响的各个组织及基金。

纵观世界,特别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满意地看到在国际合作以及积极寻求解决

各种争端方面气氛已经得到改善。但同其他那些参与更深的国家一样，新西兰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政治解决在性质上是极其脆弱的，并且意识到在经济复苏方面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南非以外，在遏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南非内部的所谓改革决不能也不应该使国际社会自满自足起来。上月在吉隆坡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要考虑放松对比勒陀利亚的现有的制裁和压力还不是时候。

正如南非领导人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制裁对南非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政府认为制裁的效力之所以有所减弱，是因为还存在漏洞，国际社会在执行方面还不够彻底。今年早些时候，英联邦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外交部长委员会建议加强武器禁运。新西兰在最近举行的吉隆坡会议上也支持了这一政策。新西兰全力支持英联邦政府首脑在吉隆坡所作出的决定，即加强对南非采取财政措施，特别是在提供贸易资金方面采取措施。我们也支持今年大会审议的新的决议草案，因为该决议草案实行上述决定。

新西兰十分高兴成为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成员。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在今年四月联合国关于石油禁运的听证会召开之后，政府间小组能够得以确定一些领域，以寻求进一步严格实施禁运。同其他禁运一样，可以通过努力确定并弥补漏洞，使石油禁运更为有效。但所有制裁的最终胜利都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

新西兰历来认为制裁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以实现根本的政治变革。遵循这一信念，新西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建议和英联邦所通过的所有措施。我们并不排除新西兰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密切注视南非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看到解除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剩余的政治犯，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为合法组织，并且在南非政府和真正的黑人领导人之间开始真正的谈判。这些要求与非洲统一组织在关于南非的各项决议中所作出的决定是一致的，同时也得到了于九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

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的赞同。 这些要求与英联邦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包括那些载于知名人士小组的“可能的谈判概念”之中提出的要求。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说服南非当局改变它们的政策，这些组织将继续作出努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西兰欢迎并支持非洲统一组织所发出的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呼吁。

我刚才曾引用了施里德斯·拉姆费尔的话，他还说“人民的压力，人类的团结，这将对种族隔离的最终制裁。”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与反对者结成人民团结，终究有一天会在南非实现一个自由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 我们的这次辩论有助于这一团结，也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即种族隔离必须予以废除，也将会被废除。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塔纳西耶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全世界人民都极为满意地看到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我们正在等待纳米比亚加入联合国自由国家成员的行列。 纳米比亚的独立不仅仅是纳米比亚人民命运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给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

坚定不移地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与措施，向解放运动提供战斗声援以及多方面的支持，以期实现各国人民能自由和体面地生活这一理想，这是我们长期立场的根本原则。

消除种族歧视，确保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这是当代一项紧迫要求。 这一目标的实现完全符合世界上各国人民经济与社会进步以及和平与繁荣的理想。 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对于终止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各前线国家以及其他邻国所进行的侵略行径和骚扰也是至关重要的。 *

罗马尼亚一贯认为世界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最为残酷最为害人的莫过于在南非。 种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各项政策的根源在于对种族歧视的有系统和非法的制度化。 这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已经无法予以纠正，因此必须予以消除。

* 副主席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主持会议。

联合国完全承认南非人民的愿望及其对被宣布为反人类罪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反对是合法的。此外，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明确地重申了国际社会尽快废除种族隔离的特殊责任。

全世界已经对种族隔离进行了谴责。现在所需的不仅是承诺，而且是与谴责一致的有力行动。

应该非常谨慎地看待南非最近似乎对种族隔离政策作出某些修改的事态发展。这些微不足道的修改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对南非政府的支持，根本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公正要求。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改良；必须全面废除。

必须迫使将绝大多数人民排斥在政治进程外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诚心诚意的谈判，并努力建立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罗马尼亚也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其它活动家，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取消对非洲解放组织的禁令；并作为开始谈判的前提条件实施其它建立信任措施。

我们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以及创造使南非人民能够自由参与决定自己前途的条件必须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的有效措施和行动中得到适当的反映。越来越多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赞成这样的有效措施，并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要求。

罗马尼亚在其外交政策中排除了与南非的任何形式的交往。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将联合国通过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方案作为头等事项，并应该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方面，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经验丰富、富有献身精神和精明干练的尼日利亚常驻代表约瑟夫·加巴先生的领导下做了出色的工作，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加巴先生现在正主持大会的本届会议。

我想在此重申罗马尼亚坚决支持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一切努力，并向南非和

纳米比亚人民保证我们对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的援助和军事声援。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南非白人少数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除了有系统地违反非白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外，还是南部非洲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再也不能对种族隔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威胁半信半疑了。

在这一问题上，委内瑞拉的态度众所周知，非常明确。我们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不仅违背了我们的宪法规定，而且还违背了深深扎根于委内瑞拉人民心目中的原则和感情。因此我们再次重申我国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与南非在外交、领事、商务、文化、体育或其它领域的任何交往。

委内瑞拉政府明确谴责种族隔离并支持实施联合国采取的旨在永久废除这一制度的措施。此外，我们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府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时候在这一机构和在大会上声明过这一点。我应该补充，委内瑞拉政府根据自己的国内立法，是《禁止与惩罚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我国政府经常重申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强烈谴责，这同不断交流委内瑞拉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情况的政策一起，在教育我国人民懂得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意义及其危险后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我国激发的觉悟反映在某些具体事实中。比如，一个非政府间组织，委内瑞拉体育记者协会决定不将本年度的最佳运动员奖授予一名非常杰出的委内瑞拉网球运动员，虽然他达到了要求，因为他参加了在南非的比赛。再如，建立了非营利的私人组织，以在我国各地推动有关种族隔离的学术研讨会。这些事实使得有可能在首都和政府机构系统以及全国传播消息，以激起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觉悟。

正如在这一论坛上不断声明的那样，通过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话来对种族隔离制度小修小补的改良主义政策取得的效果甚微。必须全面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隔离。

反种族隔离中心的报告说，虽然对南非正式实施的制裁总的来说范围有限，并

一直没有集中在南非依赖于世界其它各国的主要领域上，但是，制裁的影响日益加重，明显地限制了该国的经济。

有效的石油禁运将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它恢复理智，因为石油或许是南非唯一不能自给自足的战略商品。出于这个理由，委内瑞拉倡导并参与提出了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决议，并支持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委内瑞拉参加了该小组今年四月组织的听证会。

国际社会必须向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持续的压力，同时随时向全世界通报多数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正义要求。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主持和我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最近在加拉加斯举行了南非妇女同一些组织和国家代表的会谈，这次会谈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国内战线已经扩大，不再仅仅包括非洲黑人。此外，这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制订了有关的基准，以考虑到南非进入结束种族隔离后社会的未来的形势发展。

国际社会对南非目前局势的深切关注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国际社会应全面抵制种族隔离制度。目前取得的微小进展并不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开明起来，相反，这是世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的结果。要想消除推行种族隔离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罪恶政权，国际社会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

委内瑞拉继续在道义、物质和政治上支持南非人民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我们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组织的活动。我们向下列基金捐助了款项：不结盟国家非洲基金、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国际保卫和援助南部非洲基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基金和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纳米比亚研究所。

同样，我们坚决支持召开大会专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后果的特别会议。

为支持国际解放斗争，我希望提到南非抵抗运动的最好象征——纳尔逊·曼德拉。最近，他获得了教科文组织西蒙·波利瓦尔奖和我国的主要学府——加拉伯博

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最后，我希望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要求，并重申我们对南非人民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声援以及我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该国其它黑人多数组织的支持。

祖泽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近年来，国际舞台的事态预示着国际关系的良好前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地目睹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重新接触的种种表现。实际上，这一重新接触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在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些时刻，种族隔离南非受压迫的黑人多数在自己的家园里确仍然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改革还没有影响到种族隔离结构。

长期以来，我们南部非洲各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种族主义南非发出的挑战。我们经历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因南非的侵略和颠覆行动而遭受苦难；我们忍受着南非本身的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这场对抗中，种族隔离政权试图提出一种改良的种族隔离，以向全世界证明南非发生了变革。这种装点门面的做法确实产生了效果，我们的一些朋友开始相信南非的改革假象。但这些做法不过是1983年事态的重演，当时，博塔先生提出了类似的允诺。就象当时一样，我们现在也知道发生变化的不过是种族隔离的表现形式。南非的基调仍然是种族发展，而这就意味着种族主义。

关于纳米比亚，我们似乎处在生死关头。大会清楚地知道，目前的进程似乎有希望推动实现独立。到下个星期我们就会知道将要走哪条路。我们希望并祝愿国际社会密切注视的这一进程将导致符合逻辑的结果。为此目的，我们请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选举国民代表大会直到实现独立期间，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南非采取隐蔽行动或通过代理人在该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仍然是必须加以正视的南部非洲的现实。因此导致的损失逐步升级。近来的统计数字表明，南非颠覆活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已达600亿美元，并导致将近150万人死亡。只要

该地区继续存在种族隔离制度，侵略和颠覆活动将继续威胁独立的南部非洲国家。

南非的盟国认为纳米比亚目前的独立进程表明了南非的变化。南非的朋友无视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南非向国际社会让步。南非从未投入真正的谈判，只有压力才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产生决定性效果。

我希望重申一个目前众所周知的事实：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南非的金融和经济制裁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南非人自己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最近，一些银行和其它借贷机构调整了比勒陀利亚的债务偿还期，给南非解了围，而在此之前，南非的经济已出现危机。

调整南非的债务使种族主义政权恢复了活力，可以继续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承认了制裁可以对南非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发生作用。此外，这一行动背离了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的意愿。在此情况下，我们强烈呼吁各国政府和私人金融机构拒绝种族主义南非的任何新的贷款请求。这些贷款并不象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可以帮助受压迫的黑人多数，实际上，它们只会加强南非的军事机器，促使其采取对内压迫，对独立邻国进行侵略的行动。

多年来，国际社会用无数言语表达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义愤和愤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尽管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必须铲除的灾祸，但南非仍然坚持对抗的态度。南非在安理会的西方盟友对它的保护和滥用否决权使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在这种保护下得以免受《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南非觉得没有必要进行认真谈判以结束种族隔离。

南非人民长期以来为给该国带来自由和尊严牺牲了生命，他们一再呼吁作为结束种族隔离的和平但有效的办法，对种族主义的南非立即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必须问：如果制裁不起作用，究竟为什么还要反对制裁呢？

国际社会不应为南非新领导人最近宣布允诺进行重大改革所欺骗。南非一直受到自愿制裁的强大压力。为了解轻这一压力，该政权正再次玩弄骗人的花招，

以为自己赢得时间。我国代表团愿对那些对南非采取措施的国家表示赞赏。我们敦促仍未采取措施的国家立即考虑采取此种措施。

南非解放运动通过多年斗争表明他们愿为其国家的变革进行谈判。为避免产生任何误解，解放运动的谈判意愿不应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相反，他们有这种意愿是因为他们相信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认真严肃地进行谈判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有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可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无条件支持的原则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1989年8月21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通过的，现载于文件A/44/697的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的《宣言》为南非的和平变革提供了最佳机会。该文件是南非解放运动和非统组织所作的庄严保证，保证如果种族主义政权愿意认真谈判的话，他们将努力通过谈判实现变革。

该文件实质上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南非的蓝图。它概述了谈判的基本原则，确定了谈判气氛，并制定了谈判进程的指导方针。该蓝图十分大胆，它提出了废除阴险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纲领。现在所需要的主要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这份蓝图挑战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勇气。

我愿重申，从长期角度来看，并且为了南非的和睦，该政权必须采取大胆的步骤，创造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和平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气氛，以表明其认真的态度。南非必须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扣押者，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它必须同意解除对所有政治组织的禁令，使它们能参与带来变革的政治进程，它必须同意从城镇撤出军队。它必须同意解除紧急状态法，它必须同意废除所有《严厉法》，它必须同意停止所有政治审讯和处决。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将缓解紧张局势，消除南非和整个地区的猜疑。南非新政府必须抓住目前进行谈判而非对抗的愿望所提供的机会。我们等待着种族隔离政权对文件A/44/697中的蓝图作出具体反应。

最后我愿向担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大会主席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我们赞扬他和这一重要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向大会提出这份报告。该报

告清楚地表明，南非局势仍很危急，甚至具有爆炸性。我们希望报告中的建议将得到所有国家和组织的实施。

我们同样愿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出关于南非局势的决议草案表示赞赏。大会将在稍后阶段对这些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假如我们闭上眼睛，听到“种族隔离”一词，不同的人在脑海中会出现不同的形象。

有人会看到长期在监狱中受折磨的纳尔逊·曼德拉的英勇和尊严的形象。有人会看到反抗那个鲜廉寡耻的非法政权的英勇儿童的形象。有人会看到曾离开家园和家庭但又秘密返回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富有献身精神的青年的形象。有人会看到为使家人团聚而抗争的妇女的形象，她们同时在反抗那些污辱并降低其人格的可憎的法律。

有人会想到强壮寡言的男人每天钻进富饶土地的深处开采矿物，而这些矿物供养和维持南非政权以及那些非洲以外的商业利益集团的巨大财富和权力。这些利益集团一方面对种族隔离表示遗憾，一方面又从不拒绝接受种族隔离制度的果实。有人会想到南非和世界各国的学生，不管是黑皮肤、白皮肤、棕皮肤还是黄皮肤走到一起来，他们携起手，齐声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所有人必须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以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人会想到警察的狂犬，水龙头、电棍、皮鞭，及其他暴行工具，残暴绝望的政权的残酷之徒正是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迫害男人、妇女和儿童，而他们的唯一罪行是拒绝种族隔离制度，赞成平等和公正。有人会想到与南非现代化城市相对照的叫做“班图斯坦”的不毛之地。

有人会想到图图主教和其他牧师的从容缄默的尊严，他们为让南非当今的统治者恢复理智而祈祷，为那些有能力给南非带来变革的人心中注入同情和理解而祈祷。

没有一个人今天闭上眼睛，听到“种族隔离”一词并借助言语联想工具时会想到一个所有种族的儿童能一起玩耍欢笑，共同梦想和平与和睦的未来的仁慈社会。谁也不会这么想。谁也不会自我欺骗，或这么缺乏辨别力。

南非有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潜力。它有着物质财富，有能产生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实现的伟大地位的人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南非将其精力用于为其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剥夺其人民中绝大多数人的人类尊严，那么南非将会变成怎样一个国家。在践踏他人的基础之上又能发展出什么样的人呢？在剥夺他人的权利或奴役他人的基础之上又能创造何种未来呢？

今天，以种族隔离为名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在灭绝的边沿蹒跚举步。这一制度很快将在名义上——如果不是在实际上——消失。然而，我们决不应天真地认为种族隔离的遗产将会轻而易举地被根除。一些人几代以来享受特权和许多人遭到剥夺，这种情况留下了持久的深刻创伤，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治愈这些创伤和根除这些不平等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一向最积极地同种族隔离政权交往的国家现在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负有义务，应当积极地着手进行消除种族隔离后果的工作。

平等的教育机会、社会发展和经济平等是值得赞扬的目标，如果南非准备演变成一个同今天的社会真正和在实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那就必须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挑战是巨大的，那就是要确保在目前还是儿童的那些南非人的有生之年，将出现一种手段，使这些儿童可以实现他们的父母在自己身为儿童时不敢梦想实现的目标。

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在精心考虑国际债务危机的问题。人们往往忘记——我们提到这一点时并不怀有恨意或反责的心情——的是，那些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情况下获得财富的国家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让我们国际社会确保，将来不要忘记对南非人民、即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欠下的巨额债务。

最近，世人悼念伟大和著名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的去世。本人身为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的埃萨克·斯特恩在谈到这位巨人的创造性天才时表示：

“有多少音乐家可以说他们立下了可以用来判辨所有其他人的标准？使他

异于他人的并不仅仅是他的人格，同时也包括他在钢琴和音乐方面的成就，未来的钢琴演奏将以这些成就为衡量的标准。”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南非也创立了一种标准。昨天，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创立了一种不公正和残暴的标准，其他人将被人根据这些标准加以判断。明天，让南非创造一个充满平等、真理和慈爱的文明的社会，使日后可以用此标准来判断其他人。这就是我们对南非未来的谦卑的祷告。

蒙卡达·贝穆德斯小姐（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非洲大陆在表明自己深深地参与目前在纳米比亚进行的选举，正在经历非洲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这些选举反映了国际社会同非洲各国一道、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英勇斗争的推动和一贯鼓舞下走过的漫长与艰巨的道路已到了尽头。纳米比亚人民第一次能够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从未放弃纳米比亚的事业，终于克服了所有出现的障碍，并时时向那些同南非相勾结的人进行挑战。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均为此感到自豪。

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必须根除、而不是改良种族隔离政权，因为该政权的存在是南部非洲地区不稳定和暴力的根源与原因。

然而，南非政府迄今为止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来根除种族隔离；相反，该政权采取步骤将自己加以掩盖，逃过国际公众舆论的检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适当地反映了这种状况，该报告表明：

“种族隔离政权一方面宣布拟议对该国政治结构进行的改革，而其改革计划却未能满足黑人多数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并保持白人少数统治的基本方面。”（A/44/22和Corr.2，英文本第9页，第5段）

比勒陀利亚政府继续通过其行动表明，它不准备捣毁种族隔离的基础。在9月份进行的三个议院选举中，黑人多数依然被排除在外。镇压作为一种手段被用

来将黑人控制在被统治的状况之中，不让他们为争取自己在该国政治生活中被剥夺的合法权利战斗，这一镇压仍在继续并有增无减。已持续4年的紧急状态法仍在继续，这是又一个例证，新闻的审查也是一个例子——这一审查十分彻底，在世界上少有先例，同时行刑队和自卫小组的一意孤行也是一个例子。

由于贫穷、困难的经济状况以及该政权无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南非人民遭受的痛苦更为加深。黑人多数并不享有为白人保留的经济特权，这一事实驳斥了那些以制裁将对黑人多数产生不利影响为借口拒绝向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的人们提出的论点。

多年来，不结盟运动一直站在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解放运动一边。在今年召开的各次主要会议上，即在哈拉雷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和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重申了自己对南非黑人多数正义事业的承诺。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上，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尤其谴责了一些西方国家继续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的道义、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他们也谴责了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近的独立国家进行的多次袭击和侵略、颠覆与破坏稳定的行动，包括屠杀难民和对在这些国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团体提供支持。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立场，同意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就南非问题通过的宣言的内容。

我国政府感谢联合国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通过自己的献身工作，正在为根除种族隔离作出贡献。我们尤其要提一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

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加强协调措施，以确保尽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造福于南非和该地区的各国人民；充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求比勒陀利亚撤销死刑决定并尊重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逮捕的犯人应被看作战俘。同样，我们相信安理会有必要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其决议得到严格实施。

我们认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应继续监测南非的局势和国际社会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有关执行和实施强制性制裁的措施。

负责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副产品的政府间小组所进行的工作十分有益。与各国政府保持的接触，1989年4月进行的公开听证会以及建立资料库的复杂工作无疑是使委员会得以提高其能力的步骤，以确保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和积极地监测与南非石油禁运有关的一切事物。

政府间小组的权限仍然有效。我们认为小组应继续建立有效的实行禁运的战略，使南非避免禁运日益困难。委员会对违反禁运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监测同样很重要。

现在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石油禁运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贡献。

所提出的措施得到通过和执行以及各国政府与组织同政府间小组的合作将使小组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其职责。

南非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在建立起一个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社会之前不会停止他们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中要能够进行国家的根本变革，而不仅是逐渐的改良。群众民主运动的无畏斗争和公众舆论的不断支持证明了这一点。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采取根本的主动行动并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尽管这一政权实行了罪恶的镇压政策，抵抗运动正在集结起新的力量。越来越多的白人参加了反对运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标志着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并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制度即将垮台。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南非爱国志士和仍然在南非监狱中忍受煎熬的那些人表示致意。通过他们的牺牲，他们

在书写历史并创造没有压迫的未来。 他们的斗争要求国际社会进行新的努力，总有一天，正象我们在纳米比亚所作的那样，这些努力会带来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自由的南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行使其答辩权。我提请他注意，根据联大 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不得超过 10 分钟，第二次不得超过 5 分钟，而且应由各代表团在座位上发言。

沙赫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出于他对我们的仇恨将他今天上午发言的一部分用于攻击我们并对我们的原则立场提出质疑。 他力图以虚伪的方式在以色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性质上给大会以错误的导向。 作为他的外衣，他的发言充满了与讨论议题根本无关的枝节问题。 为了不超过时间限制，我将尽可能揭露他的欺骗企图，把事情说清楚。 我讲问题的次序与他发言中的次序一样。

首先，他提到了联大 3379(XXX)号决议，说它是诽谤性的、无用的。 这项决议称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无需说明，这项决议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本组织通过审查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准则和实际活动的全貌而达成的结论。 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促进对其他人民和民族集团的种族歧视和蔑视。 据此，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一项种族歧视、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政策正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得到执行。

3379(XXX)号决议是在一系列其他决议后通过的。 这些决议谴责了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其无视所有合法的国际公约和准则及其在被占巴勒斯坦实行种族主义政策。 有东方血统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

本组织通过了另一项称以色列为不爱好和平国家的决议也不是一种巧合。 这项决议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决议证明了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行动的本质的认识，这些行为使人想起纳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

第二，以色列代表提到了他所称之为的一些代表企图将南非的形势说成是与西岸和加沙地带类似的形式。事实上，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它们类似的目标和侵略方法的共同特点，加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证实了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我能在这次会议上继续行使答辩权，我将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第三，他在发言中至少4次弹奏了反闪米特主义的调子，说这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犹太复国主义的反闪米特主义的调子是其习惯的、并将继续玩弄的手法。这是达到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并为了获得情报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施加压力和敲诈勒索的一种手段，以便压制世界上任何地方反对其扩张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声音。任何抗议立刻就被贴上反闪米特主义的标签。各位成员可以回想起《纽约时报》中怀纳的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

“出现在西方媒介中有关起义大多数报道的特点不是夸张，而是缩小。

尽管如此，许多非犹太记者仍必须面对反闪米特主义的指控，而犹太记者（包括我自己）”——即怀纳先生——“被指责为‘自我仇恨’。”（《纽约时报》，

1989年10月8日，第四部分，P.21）

犹太复国主义还用反闪米特主义作为收集捐款和鼓励更多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一个重要手段。

1989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组织国际圣约信徒会向其14000名成员散发的一份传单中的一些段落，其中警告他们，“阿拉伯人出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毒化我们年青人的思想”。传单还警告说，学生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新的反犹太主义，它不同于我们上学的时候所经历的反犹太主义”。传单鼓动该组织的成员“动员起来向恶魔进攻”。每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国际公众舆论不赞同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的时候，它就唱起反犹太主义的这个调子。它然后迫不及待地利用它在欧洲和美国大众媒介中的支配地位，

提醒世界人民注意纳粹分子的罪行，因而利用人民所熟悉的“负疚感”来为在阿拉伯家园中建立大以色列的复国主义美梦服务。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反犹太主义的这个调子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和政治讹诈的武器。自不待言，全世界所有诚实的人民都能够区别犹太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正如他们在过去把纳粹主义同德国人民区别开一样。

第四，以色列代表把犹太复国主义说成是犹太人民的解放运动，并且称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犹太人民有权返回以色列。我们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基石。犹太复国主义一心要建立大以色列。以色列是这个计划的唯一核心。所以，犹太复国主义最严重的问题是大以色列计划，它设想一个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以色列。这不是一项政策，而且一个宗教学说；甚至是创造这样一个国家的神谕。所以，以色列从来没有确定它的国界。但是，这些国界是早就确定了的，而且在建立起此种边界之前，临时边界将继续由军事征服来确定。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以色列1948年的行动，它占领了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的隔离区以外的巴勒斯坦土地，并且了解它为什么参加1956年对埃及的三方侵略以及它为什么取得在1948年至1967年期间不断吞并的土地。

从同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以色列1967年的侵略及其对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叙利亚和埃及其他领土的占领。我们还可以真正了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按照圣经进行的扩展计划的不同阶段。如果我们铭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懂得为什么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违背国际社会的意志并拒绝执行要求它无条件撤出阿拉伯领土的国际决议。所以，在贝克先生1989年5月22日向美国以色列公众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中要求他们放弃大以色列梦想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便大发雷霆。不仅如此，还需要指出，

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美梦并不限于阿拉伯土地；例如，安纳托利亚高原也要成为大以色列的一部分。

第五，以色列代表至少三次把他所代表的政权说成是“民主”的。但是，它不仅对作为土地合法拥有者的阿拉伯人，而且对那些种族主义政权自称对其有代表权而且欺骗他们加入对阿拉伯家园的进攻的东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这就戳穿了所谓以色列民主的谎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指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10分钟时间已到。所以我请他结束发言。

沙希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将在一分钟内结束我的发言。

会员国都还记得法拉沙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移民，但它们也许不知道这些人被当作三等公民对待，在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等级制度中地位低下，也就是说低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东方犹太人。它们也许不知道，除其他外，还要求他们重新信奉犹太教，而且他们的出现引起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犹太人的辩论，这又导致关于谁是犹太人以及谁是纯粹的犹太人问题的辩论。对法拉沙和东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证明了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种族隔离政策的现实。

对于以色列代表所谓的“以色列民主”，从其对于阿拉伯土地的贪得无厌以及对阿拉伯人嗜血如仇中可见一斑。这种民主把千百万阿拉伯人逐出家园，并占领他们的土地。它现在正计划再一次侵略和进一步扩张。并杀戮、屠杀和放逐更多的人。起义已经揭露了以色列民主的真面目：压碎骨头并将人活埋的民主。

第六，以色列代表在他的讲话中将以色列政权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关系的严重性轻描淡写。

主席（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观察员要求答辩。我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请他

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以色列代表把大会这次会议变成一堂神学课，进行了许多说教。谁也不怀疑，宗教及宗教信仰，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还是其他已知或者尚未知道的宗教都为现在的文明作出贡献。我们都知道我们共同的始祖亚伯拉罕到达并定居在巴勒斯坦。我们全都知道摩西和十诫。但我们也知道约书亚的冒险和侵略以及在他去耶利哥的路上消灭了33个王国。我们都很清楚在摩西前几代人的时候出现的海莫拉比和他的法典，这也许是第一部法典。

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犹太教，而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和行为，以及这个政权同特拉维夫政权之间的关系。这项目也不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那时候两个政权的领导人同纳粹分子勾结。千百万生灵悲惨地成为纳粹暴行的牺牲者，包括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成为大屠杀牺牲者的千百万其他人。

以色列发言人今天上午竟然宣称不仅有权代表自己的政府和国家发言，而且也有权代表所有犹太人民发言，包括代表遵守凶恶的南非政权所强加的法律和规章的南非公民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而不论他们作为守法的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态度有纯粹的种族主义性质，并且可能损害这些公民。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发言人竟然声称，以色列支持所有争取正义的人民，“而不论他们对于我们自己为民族生存而进行斗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A/44/PV. 50，第71页）难道它真的以为我们会接受这种立场，甚至不惜以另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生存为代价？让我们正视这个事实：我们将近500万人的巴勒斯坦的人民难道不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代价吗？

他表示热忱的希望：

“谁也不会被允许削弱和玷污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崇高事业……”（A/44/PV.50，第73页）

但是他如何才能解释以色列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生存所作的具体贡献，以色列在“以色列制造”的标签下协助并销售南非产品，不管是钻石、煤、钢还是其他这类产品。并且以色列仍然是通向美国和西欧的后门。

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犹太复国主义的课。他声称犹太复国主义一个突出的象征就是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土地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说这是通过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做到的，或是如赫茨尔所提议的“拐走巴勒斯坦人”，或是“转移”他们。

他提到返回权是《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同时以色列却剥夺了大约300万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家园、回到我们中一些人亲手栽的并且渴望返回的桔树园和橄榄树林的权利。

他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个象征：

“……民主的根本概念：名符其实的真正民主”——似乎还有其他种类的民主——“作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基石”（同上，第74—75页）

难道对贝特萨胡尔的包围是自由与社会进步的象征？难道4万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正在享受自由？难道对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的军事占领以及剥夺他们包括生存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对民主概念的解释？

最后，至于两个政权之间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中的合作，我确信世界现在了解这些事实，并希望联合国，尤其是特别委员会，尽早向我们提出有关这些事实的报告，因为这种合作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下午7点35分散会。